

1512.44

K58b1



西方文学经典

亚玛街

(俄)库普林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第一章

—

很久很久之前，远在建筑铁路之前，驿车夫——公家的同私人的——已经习惯居住在南面一个城市的极远的边境。这就是那整个区域如何称为亚门司卡亚司罗勃达——“驿车夫镇”；抑或简单点，亚门司卡亚，或者亚门卡司——“小坑”；要不然，再短一点，直接称为亚玛——“陷坑”——的由来。过了很长时期，利用蒸汽的运输替代马匹的运输，那一帮雄纠纠的驿车夫就逐渐失去热闹的生活与勇敢的风气，改做另外行业，分头走散了。但是很多年以后——甚至到现在——亚玛老是有着暧昧的名声，大家都说那是一个十分快活，可欢呼畅饮，一到夜晚未免危险的地方。

在那些古老且悠久的安乐窝的故址上原本仅有脸蛋绯红活泼轻佻的军人妻室与亚玛本地的眉毛浓黑体态丰满的寡妇私底下做一点“伏特卡”^①同“自由恋爱”的生意。后来不明缘故，自然而然的，成立了正式妓院，得到地方政府批准，由官方负责管理，受规定且严格的规范制约。约到十九世纪末期，亚玛的两条大街——大亚门司卡亚街和小亚门司卡亚街——，街的两边，简直彻底给“坏名誉的房子”^②充

^① 俄国的一种强烈的麦酒。

^② 即妓院，又名“必要的罪恶的房子。”



斥着。而私人房子，却仅剩大概五六所，就连这五六所也全改为公寓，酒店，百货商店，来配合亚玛的卖淫生活的需求。

生活方式、气派、习惯，在全部三十多家妓院差不多是一致的；差别仅仅在于替春光短暂的爱情所定的费用不同，同时若干外表的细节也因此不同：在女人的姿色方面，在衣裳的时髦方面，在房屋的大小方面，以及布置的豪华方面，略有差别。

最 Chic^① 一家是特瑞贝尔妓院，大亚门司卡亚街左边头一所房子。这是个老字号。现在的主人不是姓特瑞贝尔，他在市议会担任选举人，甚至是市政会议的委员。那幢房子是一楼一底，粉刷成绿白两色，依照建筑师柔贝特 (Ropet) 创造的那庸俗的“仿俄罗斯式”建筑的，墙壁上雕有小马，人脸，雄鸡，木头的面巾，饰有花边——花边亦为木头的，一块白边地毯铺在楼梯上；前厅立有一个熊标本，肚中满是草，一只爪子伸出托着一个木盘，置放来客的名片；舞厅有着细木铺就的地板，窗上悬挂浓绿色丝帘和绢网，米黄色椅子，墙上挂着饰金镜子；还有两间小客房，有地毯、长靠椅、软丝垫；卧室点着蓝色和粉红色灯，铺着绸面被子同干净枕头；那些妓女身着下摆很低的舞衣，镶着皮领，或装扮成骠骑兵、听差、渔家少女、女学生；她们大部分是从沿波罗的海各省来的日耳曼人——高大貌美的女子，皮肤白皙，乳房肥硕。在特瑞贝尔妓院，打一回茶围付三个卢布，过夜费要十个。

① 这里是法语：上等的，时髦的意思。



两卢布的妓院包括有——索菲亚·华西列夫娜妓院，古基辅妓院，安娜·玛尔科夫娜妓院——略微差一点，微微寒酸一点。大亚门司卡亚街上剩余的那些家只要一个卢布；它们的布置更加差。至于在小亚门司卡亚街上，那是小偷、扒手、工匠，同一般下流人常去的地方，一回仅付五十个戈比^①上下，所有东西简直破旧不堪——客厅的地板高低不平，翘曲，满是裂缝，窗上挂着红麻布；卧室犹如马厩，用薄木板隔成一间间，那木板高处并不挨到天花板；床上，在凹陷的草垫的表面上，零乱的铺着破旧且污迹斑斑的床单，还有脏得发黑、揉得很皱、满是破洞的法兰绒被子；满是酸臭，外带酒气和汗味；女人穿着破旧不堪的花洋布衣服，或做水手装束，她们相当粗鲁，说话喻声喻气，鼻子掉了半个，脸上还留有昨夜挨打或被抓的印迹，却凭借于一个红纸烟盒，蘸点吐沫，接着仔细的涂了一脸。

一年到头，每个夜晚——可是“神圣周”^②的最后三天同“御告祭”^③的前夕除外，到那时没有一个鸟搭它的巢，堕落的少女也不编她的辫子——一旦门外天色黯淡，各家门前的红挂灯就亮起。门顶扬着蓬，门上雕刻着画。街上就如同过节——像过复活节。所有窗子灯火通明，提琴和钢琴的欢乐声飘出窗外，车夫赶着车子来来去去。所有房子的正门敞开，从大街上可以望见门里有一道高陡的楼梯，楼梯上头有一段窄走廊和多面灯罩下明亮的灯光，还可以望到前厅的绿墙，墙上挂着瑞士的风景。（瑞士同这些地方有何相

① 五十个戈比合半个卢布。

② 指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

③ 在三月二十五日。“御告”指天使告诉玛利亚，耶稣降生事。



干?)一直到隔天清晨为止,成千成百的男人在那些楼梯上上下下。这里,各式各样的人都来:半死半活却仍馋嘴的老翁,来找寻人工的刺激;男孩们——军事学校学生或高等学校学生——差不多还是些小娃儿;胡子一把的家长;道貌的社会栋梁,戴着金边眼镜;新婚的、极英俊的新郎;名声卓著令人起敬的教授;强盗同凶犯;自由思想的律师;严肃的卫道者——冬烘学究;权威作家——专写激昂慷慨的论文,鼓吹男女平等的;巡警、特工、逃犯、军官、学生,郁郁寡欢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受雇听命的爱国分子;胆小鬼与厚脸皮;病人与好人;头回领略女人的人同无恶不做的老嫖客;耳聪目明五官端正的人同天生残废的怪物:聋子、瞎子、缺少鼻子的人;全身肥肉大腹便便的胖子,呼吸奇臭,头顶光秃,身体擅抖,满身虱子——如同一个大肚子,害痔疮的人猿。他们逍遥自在走来,就宛若到饭馆或美术陈列所那样;他们坐下来,抽烟、喝酒,拼命伪装快活,他们跳舞,让自己的身体摆出呕人的样子来模仿性爱的行为。他们有时聚精会神过了许久才选中他们所喜欢的女人,有时却又匆匆忙忙;他们预先明白决不会碰钉子。他们急于预付他们的钱,就在一张公共的床上,在那张前一位嫖客的体温还未退去的床上,毫无目的的干那桩全宇宙神秘中最神秘最美丽的美妙事情——孕育新生命的神秘。女人呢,带着心不在焉的服从,用千篇一律的话语,用熟练的职业性动作,满足他们的欲求,如机器一般——接过这一个客人后,同一夜晚,还立刻要用同样的话语、媚笑、姿势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乃至第十个男人,那些人经常早已在会客室等候他们的轮值呢。



通宵就如此过去。直至黎明，亚玛才逐渐静寂下来，到了豁亮的早晨，亚玛变得人烟稀少，空旷，沉入梦乡，大门关得严实，百叶窗合拢。然而一到黄昏，女人就醒来，准备应对夜晚。

就如此，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毫无尽头，她们在她们那公开的绣房中重复着一种奇怪且莫名其妙的生活，被社会摒弃，受家庭遗弃，成为社会制度的牺牲者，城市中过度性欲的宣泄器，以及家庭稳固的保护者——哪，就是这四百个愚笨、懒惰、神经质、不育子女的女人。

二

午后两点钟。在二等的两卢布的安娜·玛尔科夫娜妓院中，一切均已睡熟了。宽宽敞敞的大客厅里挂着镶金边镜子，沿边排有二十来把仿天鹅绒的椅子，墙上贴有马柯夫斯基（Makovsky）的色情露骨的“俄罗斯贵族的宴会和沐浴”石印画，全部入了睡乡。在那种静寂的灰灰暗暗中，空气似乎愁惨严肃，让人又混杂着一种奇怪的悲哀。昨天这里，就如同每天的傍晚那般，灯点得通亮，极欢畅的音乐震耳欲聋，蓝烟草的烟雾盘旋着，男男女女双双对对蹦蹦跳跳，摆着屁股，高高抬起大腿。整条街上灯火通明，家家门前挂起红灯，每个窗子射出灯光，车来车往，一直闹到早晨。

如今街上空了。在夏日烈阳中，街道胜利且喜悦的发亮。然而客厅里全部窗帘垂下来，因而显得黑暗阴冷，让人望而却步，就如同往日日中时分的空戏院，跑马场，法院那般。



钢琴的乌黑、卷曲、光滑的板面，朦胧发光；黄旧、裂缝、缺口的琴键略微发亮。停滞不动的空气仍然维持昨天的气味，闻得出香水味，烟草味，一间无人居住的大房间的潮霉味，肮脏不健康的女人肉体的汗味，扑粉味，劣质香皂味，与昨天涂在地板上的黄胶油气味。凋萎的湖草的清香同这些气味混在一起，生出一种奇怪的气息。今日是“三一节”^①，依照古风，妓院使女趁主人仍在睡觉，就从市场买回来整整一车菖蒲，将它那长而厚的叶子洒在各处，用脚踏踏就发出破碎声响——走廊上，绣房中，客厅里四处全是。她们还在全部的神像前点亮灯。而妓女，按照风俗，不能用自己的手做这些事，由于她们的手夜间已被弄脏了。

守门人由别处砍来两棵小桦树装饰那照俄罗斯式建筑的门口。所有的妓院都一般——细长的白树干（那将近凋死的树木冒出一股树脂香味），装扮着门廊的外部，栅栏，同大门。

整间房子寂寥，空洞，昏睡着。切肉排，烧饭的声音自厨房传来。刘柏嘉，一个妓女，光着脚，身着内衣，露出胳膊，长得并不漂亮，一脸雀斑，可是身体强壮且新嫩，从屋里出来，走进内院。昨夜她仅有六个客人，然而没有人留下来跟她过夜，因而她睡足了——酣畅，舒适，一个人睡一张大床。她早早起床，只有十点钟；还兴高采烈帮着厨子在厨房里擦地板擦桌子。此刻她用筋肉与肉片喂那套着锁链的狗阿毛。那条黄毛大狗，长着光滑发亮的毛和黑色的口鼻，它前爪朝女郎扑过去，于是拉紧锁链，喉头喘不过气咕噜咕噜

^① 复活节后的第八个星期一。



的响，摇摇摆摆倒下来，头趴在地上，皱皱鼻子，龇龇牙，呜呜哀叫，高兴得打喷嚏。然而她拿那片肉逗它，又伪装认真的骂它：

“在这儿啊，你——笨蛋！我啊——我会给你的！你怎么敢咬我？”

然而她心里高兴透了，由于阿毛既情急又讨好，由于她至少可以暂时对狗发发威风，由于没有男人同她过夜，她睡足了，又由于“三一节”勾起她儿童时代的模糊记忆，也由于灿烂晴朗的白昼，这是她罕有机会看到的。

全部过夜的客人早已东来西去的走散了。规范的、安静的办公任务正在进行着。

她们在老板娘^①的房间喝咖啡，一共有五个人。老板娘自己名为安娜·玛尔科夫娜，这妓院就是以她的名字登记的。她六十岁左右，极矮，只是胖：只要略微想像三个软皮球垒在一起就可以想出她那样子来，那三个皮球由底下向上看——大、中、小；三个球连成一串没留下一点缝隙；这三个球是——下身，上身，脑袋。古怪——她的眼睛是淡蓝色，仿若女孩子，甚至如同小孩子，然而嘴是老人的嘴，整个嘴唇湿润而发紫，无力的垂下来。她丈夫——伊夏·沙维奇——也矮小，是个头发斑白，沉默寡言的小老头儿。他仰他老婆的鼻息；原先安娜·玛尔科夫娜仍在这里做老鸨的时候，他就是这妓院的门房了。为要显得自己大有用处，他凭自学懂得弹四弦琴，如今每夜弹些舞曲，偶而应商店老板的邀约在丧事宴会上弹一番，博取几颗善感的泪珠。

^① 即妓院的主有者。



这妓院有两个鸨母^①——一个是主管，一个是助手。主管是艾玛·爱德华朵夫娜。她四十来岁，身材高大，体态丰满，长着栗色头发，脖子患有甲状腺肿病，因而有三个下巴。她的眼睛有黑眼圈，原因在于害痔疮。脸宽，从额头到两颊，宛若个梨，脸色土黄；眼睛小且黑，鹰爪鼻子；嘴唇严肃的努起。脸上表情沉着阴险，在这妓院，有一件事是大家均晓得的，就是安娜·玛尔科夫娜一两年后就要退休，将把这妓院连同生财傢具一齐卖给她，收一半现钱，另半定期付款——立一张定期借据。因这缘故，女孩像尊敬老板娘那样的尊敬她，还有点怕她。凡犯了过错的女孩，她就亲自打——打得残忍，冷酷，说打多少记就打多少记，一点也不变动她那镇静的面色。女孩中总有一个作为她钟爱的人，她就用她那苛刻的爱情与莫名的妒忌折磨那女孩。这比她的打还要愈加难受。

另一个名为左希亚。她刚刚从姊妹行里挣脱出来。姊妹们仍然同她平辈称呼，偶而又巴结又亲热的称她“小老鸨”。她清瘦，矫健，略微斜眼，胸庞红润，头发梳成弯弯的小髻；她喜欢看戏——偏爱强壮的丑角。她老向艾玛·爱德华朵夫娜讨好。

第五个同最后一个人是本区督察长比尔开希。他是个运动家；他略微秃头，有一把络腮红胡子，及一对天蓝色的漂亮的眼睛，说话声音高亢，稍嘎，可是好听。人人听说他以前在特务机关做事，因为他那可怕的体力和残酷的刑讯，使得不法分子谈虎色变。

^① 即妓院主人请来管理院中妓女的女人。



他做过数件昧良心的事情。全镇都知道他两年前娶了一个富有的七十岁老太婆。去年杀死了她，可是他到底遮盖了这件事。只是，讲到那种事情，其余那四位在她们那颇多挫折的生活中也干过这么一两件。然而就如同古时的 *bretteurs*^① 回顾到被他们所牺牲的人并不感到良心刺痛那般，这些人也把以前所干的那些黑暗且血腥的事情仅仅看做她们职业中无法避免的、小小的不愉快事情罢了。

她们在喝咖啡，外有丰富的、烧开的奶酪——督察长还喝“贝尼第克丁”^②。只是严格说来，他没有在喝，仅仅做出一种样子，让人感觉他在喝罢了。

“哦，如何，甫玛·甫密奇？”老板娘打探的问。“这件事情很小，值不上一个空蛋壳，那么……噢，你只要吭个声就行啦……”

比尔开希缓缓斟上半杯酒，他那舌头伸出嘴腔先轻微舔了舔油光光的、辛辣的烈酒，吞下去，接着从从容容，用咖啡把酒压到胃里去，再用左手的中指抚摸上髭，由左到右的抚摸。

“你自己仔细想想看，秀伊比司太太，”他说，眼睛朝下望着桌子，摊开手，眯着了眼睛。“想想我得冒多少风险！那女孩子被人家用欺骗手段诱拐到这儿……所谓所谓……哪，用一种好听的说法，一句话，到这个‘坏名誉的房子’来了。如今她的父母托警察局找她。好——好吧。她从这一家转手到那一家，历经十来家……临了，这线索同你们发生关系了，最要紧的是——你认真想——竟然发生在我这一

① 法语：武士。

② 一种黄色甜酒，用白兰地、糖、香草制成的。



区！我如何办？”

“比尔开希先生，但是她岁数不小啦。”老板娘说。

“她们岁数不小啦，”伊夏·沙维奇帮腔道，“她们承认干这个出自她们本心。”

艾玛·爱德华朵夫娜以低沉冷静的担保道：

“皇天在上，她在这儿，我们待她如同自己的女儿那般。”

“然而我要谈的不是这个，”督察长说，厌恶的皱眉。“考虑我的处境看……唉，这是责任哪。天，即使没有这件事，不痛快的事情已然毫无边际哩！”

老板娘突然起身，踏着拖鞋走至门口，朝督察长眨了眨她的一只昏昏欲睡的、呆板的淡蓝眼睛：

“比尔开希先生，我想请你瞧一瞧我们的改建工程。我们将这地方扩建得宽一点。”

“哦——哦！奉陪奉陪……”

十分钟后，两人回来，谁也不瞧谁。比尔开希的手在口袋里握有一张崭新的一百卢布钞票。至于那被诱拐的女郎，自此没再提起。督察长一口气喝尽他的“贝尼第克丁”，埋怨世风日下。

“我有个儿子，如今上小学——叫做保罗。这流氓，他来找我，说：‘爸爸，同学骂我，由于你是警察，由于你在亚门司卡亚做事，由于你收窑子的贿赂。’那么由于上帝的缘故，秀伊比司太太，告诉我，这不如同是混蛋吗？”

“唉，唉，唉！……如何会有什么贿赂？就拿我来说……”

“我向他说：‘滚，你这废物，去告诉校长，说今后不准



再有如此的事情，否则爸爸就将你们全部告到总督那里去。’你猜怎么样？他又到我这里来，说：‘我再也不是你儿子了——你另外去找一个儿子吧。’什么话！好的，我彻彻底底揍了他一顿，直到月初才将伤养好！哈哈！如今他不愿同我讲话了。等着瞧，今后我还得给他点厉害尝尝！”

“唉，不用你告诉我们，我们这里也有类似的事情，”安娜·玛尔科夫娜叹道，撇了撇她那发紫的下嘴唇，她那淡蓝色眼睛来了一阵雾。“我们在养育我们的贝尔琴——她如今在甫雷歇高等学校念书——我们故意叫她住在镇上，住在一个体面人家。你明白，话说回来，那是极尴尬的。然而突然间她从高等学校回来，说了一大套难听的话，搞得我真是面红耳赤。”

“皇天在上，安诺其卡^①真是搞得满脸通红啊。”伊夏·沙维奇附和道。

“你必定会面红耳赤，不错！”督察长激烈的同意道。“是的，……是的，我充分了解你。可是我的天，我们会得到什么下场？我们会得到什么下场哟？我问你，这些革命党同这些学生，抑或……说他们是什么才好呢？……他们到底想搞什么花样啊？让他们别指责别人，还是自个反省一下的好。四处是腐败，道德是堕落了，谁也不孝顺父母啦。他们该枪毙。”

“是啊，哪，前几天我们出了麻烦，”左希亚匆忙的插嘴。“有一个客人来了，一个强壮的汉子……”

“算了！去吧！”艾玛·爱德华朵夫娜至始至终在听督察

^① 安娜的昵称。熟人谈话往往不直呼名字，而用昵称相称。



长讲话，一本正经的点头，此刻用窑子里的切口中止她的话。“你还是去瞧瞧给姊妹们做的早饭烧好没有。”

“如今没有一个人靠得住，”老板娘随之埋怨道。“没有一个佣人靠得住，不是死人就是扒手。所有的姑娘一心想着她们的情人。她们只会想着她们自个的快活。然而关于她们的责任，她们可是想也没想到。”

出现了难堪的沉默。有人敲门。一个高亢的女人声音在外面说道：

“鸨母，将这钱拿去，请给我几张钞票。彼德走了。”

督察长起座，整了整他的军刀。

“好了，我理应办公了。再会吧，安娜·玛尔科夫娜。再会，伊夏·沙维奇。”

“可是你可以再喝一杯，作为上马酒吧？”眼睛仿若瞎了的伊夏·沙维奇站在桌旁劝阻道。

“谢谢你。我不行啦，涌到喉咙口啦。心领心领！”

“感谢你来跑一趟。有空过来玩。”

“很乐意做你的客人，先生。再见！”

然而在门口他停了一分钟，情深意切的说道：

“只是还有，我要向你进一个忠告——你最好尽快将那女孩子转让给别处。自然，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只是我既然是你的好朋友，我理应给你进忠告。”

他扬长而去。等到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消失，房门在他走后砰的一声关上，艾玛·爱德华朵夫娜鼻了里哼了一声。不屑地道：



“我伪装好人的私生子^①！他倒捞足了，这么来来去去的……”

三

逐渐，他们全部独自走至自己的房间。房子里黑下来。有一阵半凋萎的菖蒲的清香气味。四处静寂着。

下午六点钟吃饭以前，时间拖延着，无边无际的长，单调得难以忍受。一般的说，每天这段空闲时刻是这所房子生活中极沉闷极空虚的时间。这情形如同过节时在学校，尼庵，同别的女人在修道院中渡过的迟缓且空虚的时间一样，空暇与悠闲太多。一种灿烂的、称心如意的冗长时光主宰着整整一天。仅穿着衬裙同白内衣，赤裸胳膊，偶而光着脚，那些女人毫无目的的从这间房踱到那间房。她们全都没有梳头洗脸，懒散的用中指敲着旧风琴的琴键，懒散的摊出纸牌来算算命，懒洋洋的彼此骂两声，带着慵懶的愠怒等待夜晚。

刘柏嘉吃过早饭就带着剩下的面包与火腿片去找阿毛，然而那狗不久便吃饱，不理睬她了。她同纽拉一块儿买了几块水果糖和葵花子，此刻站在篱墙里面，篱墙外面就是大街。她们嗑着葵花子，瓜子皮粘在她们下巴和胸口上，她们毫不在意的眺望街上的过路行人：望见点灯工人将洋油倒进街灯；望见警察腋下挟着值日簿，望见鸨母从别家窑子出来，穿过大街，往百货商店去。

^① 俄文原是“Pharaoh”。



纽拉是个小女孩，长着蓝色大眼，鬓角上有微小的青筋。她脸上呈现无知和幼稚的神气，让人联想到复活节蛋糕上那只白糖做的羔羊。她活泼，蹦蹦跳跳，好奇，四处跑来跑去，同大家合得来，老是头个打听到消息；一旦她讲话，就讲得那么多，那么快，口沫飞出她的嘴巴，唾星停在她红嘴唇上，就如同孩子一般。

对面，从一家小酒店跑出一个茶房，站了一分钟——一个头发卷曲的、好喝酒的、斜眼的青年小伙子——跑到旁边公寓里去了。

“普洛赫尔·伊凡诺维奇，喂，普洛赫尔·伊凡诺维奇，”纽拉喊道，“你想不想吃点儿？——我请你吃葵花子！”

“过来，到我们这里来玩，”刘柏嘉附和道。

纽拉扬声大笑，一边笑得喘不过气，一边说：

“来歇歇脚！”

然而街门开了，出现大老鸨那讨厌而严峻的身体。

“呸^①！这多不像样！”她威严的叫道。“同你们讲过多少次啦，不许你们白天跑到街上，偏偏又出来——呸！——仅穿着内衣。我不明白你们自己怎么会没半点廉耻。上流的、自爱的女孩子决不可以如此般抛头露面。感谢上帝，你们幸亏不是在那般供兵大爷玩玩的窑子，而是在上等妓院，不是在小亚门司卡亚街啊。”

两个姑娘回到妓院，走进厨房，在板凳上坐了良久，冷眼旁观发脾气厨娘普拉斯科维雅。她们摇晃着大腿，静静的嗑葵花子。

^① 原字“pfui”是德文惊叹词，表示憎恶或轻视，相当于英文的“fie”。



姊妹中有一个名为曼加，又叫做“捣蛋鬼曼加”或“小白曼加”；如今她房中聚了一大群人。她同另外姊妹梭爱——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人，眉毛弯弯，眼珠灰色，略微暴出，那脸庞是俄国妓女中最典型，最白皙，最和善的脸庞——同坐在床边上打牌，打“六十六点”。小曼加最知心的朋友珍妮仰面平卧在她们后头的床上，看一本破书，仲马先生^①的《皇后的项圈》（“The Queen's Necklace”），一面在抽烟。整所妓院中她是惟一爱看书的人，看得如醉如痴，并且什么书都看。然而，出乎意外，勤读惊险小说的后果；丝毫没有使得她多愁善感，抑或毁损她的想象力。她最喜爱小说中一个波折甚多的阴谋，计划得周密，破案得巧妙；也喜爱大决斗，决斗前子爵解开鞋带以示决不后退一步^②，决斗后那一剑劈死子爵的侯爵却由于自己的精致的背心已经撕裂而甚为遗憾；也喜爱看绿林好汉将装满钱袋的金子信手散在路上；也喜爱看亨利第四^③的风流韵事和诙谐才气——一句话；喜爱看法国历史过去几个世纪中那种金子与女衣交互映衬的、引人入胜的英雄主义。而日常生活中，却恰好相反，她头脑冷静，喜欢讥讽，实事求是，并且尖酸刻薄。她与同院姊妹相处的关系，她的地位仿佛学校中的最有力气的人，在同年级读了两年的人，或全班的头一个美人那般——专横霸道，受人崇敬。她是个高瘦漂亮的金发美人，长有美丽的淡褐色眼睛，一张骄傲的小嘴，上唇上头有一点柔髭，

① Dumas 指大仲马（1803-1870），法国小说家。

② 大概指高地叶（1811-1872）所著的小说《富拉卡司上尉》“*Captain Fracasse*”。

③ Henry IV. (1553-1610)，法国国王。



脸颊上有一抹不健康的、带黑色的红晕。

嘴上刁着烟，因为烟雾而眯起眼睛，她的全部工作是用一个蘸有吐沫的手指头一个劲儿翻书面。她的腿裸至膝部，脚上的疙瘩极不顺眼，大脚趾上长有尖尖的、丑陋的、不规则的小瘤。

房间还有一个姊妹，姐玛拉，交叉着腿，略微俯下身，做女红——一个安静、高素、美貌的女郎，脸蛋微红，头发有着冬天在狐背上可以望到的那种黑亮的光泽。她的真正姓名是葛里凯拉，或者平常人叫她鲁凯里亚。然而妓院里很久就有一种陈旧习惯，喜欢把女孩子名字换为念起来响亮的外国名字。姐玛拉从前做过修道女，或许在修道院做过小女沙弥，直到如今脸上还保留胆怯和淡淡的自负的神气——一种端庄且狡猾的表情，这是年青修道女所特有的。她在妓院中孤僻成性，同谁也不亲近，也不向谁倾吐她以往的生活。然而看她的情形，除了做过修道女之外，肯定还有许多不平凡的经历：在她不紧不慢的谈吐中，在她下垂的长睫毛下头那深不可测的棕色眼睛的闪闪躲躲的眼光中，在她的神态中，在她狡黠的微笑中，在庄重的、狂妄的、自命圣徒的语气中，有着神秘、隐讳、有罪的意味。有一次，姊妹们带着接近敬畏的心情听姐玛拉流利畅达的讲法国话和德国话。她全身有一种内在的、压抑着的威力。虽然她态度温和殷勤，全妓院的人皆对她恭敬有礼——老板娘——她的朋友，两个鸨母，乃至那门房（这妓院的名符其实的皇帝，公认的暴君和英雄），都是如此待她。

“我和了，”梭爱说，抽出压在牌底下的王牌，摊开来。